

民主運動回歸社會運動

盧子健

(刊於 2007-12-19 明報)

這一段日子，民主派內的氣氛是沉鬱的。區議會選舉中，民主派失利。立法會港島區補選，陳方安生雖然贏得尚算漂亮，但民主派已全面動員助選，而且陳太個人條件相信亦是高票當選的因素。明年的立法會選舉，民主派預期會是非常艱巨的一場仗。

政府最近向人大常委會提交的政改報告書，實質上已判了 2012 年雙普選的死刑。但市民對政改報告書並沒有強烈反應。民主派也好、民主運動也好，似乎是前路茫茫。

不過，分析社會形勢，要透過現象看本質，不能只看表面。此外，也應該觀察趨勢、潛在發展，而不是只看一時一刻的情。

我在本欄多次分析過，由 2003 年「7·1」大遊行至今的 4 年多，民主陣營是壯大了，而不是收縮了。最突出的發展是公民黨成立、公共專業聯盟成立、民主派選委數目超過 100 從而令梁家傑能夠成為特首候選人。這一連串發展顯示大批專業人士積極關心政治並投入民主派的行列。

陳方安生在民主派的支持下參與立法會補選，其象徵意義是原來傳統的建制人士中也有不少是認同民主理念。他們當中很多未必方便站出來大聲疾呼，但民主運動到了今天，已肯定不像八九十年代時是一批社會運動活躍分子的專利。

今年遊行人數可能不多，區議會民主派得票可能減少，但民主派應該重視的是，在社會平靜的情下，有 110 多萬人在區議會選舉中投票，有 30 多萬人在立法會補選中投票。這些數字相對於 1999 年和 2000 年的選舉有大幅度的增長。

如果再比對 11 月的區議會選舉投票結果和 12 月立法會補選的投票結果，就可見有不少在區議會中大力支持親建制或民建聯候選人的選區，在立法會補選中多數票是投給了陳方安生。一方面是不少選民在區議會選舉中沒有投票，但在立法會補選中投票，他們多數是支持代表民主理念的候選人。另一方面，親北京陣營的所謂鐵票也不是鐵板一塊。有些人也是因應候選人本身條件而不是政治關係來投票。

上述分析是想說明：香港市民的民主訴求不見得有所萎縮，而願意委身推動民主事業的社會精英愈來愈多，這是民主運動光明的一面。

但毋庸置疑，民主運動同時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爲什麼呢？

所謂壓迫力愈大，反抗力愈大。其實反之亦然：民間挑戰專權的動力增加時，專權政府會加大力度回應民間的挑戰。

民主運動在本世紀初壯大的社會背景是董建華政府的失誤，再加上「23 條」立法的壓迫。中央撤換了董建華，並不表示接納香港民間的民主訴求，而是提高管治質素以消解民怨，與此同時加強在香港的統戰工作和改善在選舉政治中的鬥爭技巧，以遏止民間獨立政治力量的發展，減低北京及特區政府專權管治所面對的挑戰壓力。

可以這麼說，香港本地的建制力量注入了北京的強力支援，這個「建制」就比當年董建華政府強大得多。民主派要跟這樣一個政治巨人周旋，不是空前的困難又是什麼？

至於民主政制方面，前面分析過，香港市民的民主訴求仍在，但香港人亦是非常通透和務實，知道民主改革的權力牢牢掌握在北京手裏。香港本地特區政府和親建制力量有關政制改革好像意見多多，其實都不過是「多餘的話」，都在揣摩、粉飾或者維護北京對政制的態度而已。

而以中共政權的性質，會讓香港實現雙普選的希望可見將來幾等於零。面對這個現實，香港人爭民主只有兩種方法，一是與北京決裂。這在現實上既不可能，甚至在理念上亦未有一個本地從政人士支持香港脫離中國。

第二種方法是港人團結一致，以無比的耐性不斷向北京爭取。這可以說是現實上民主派唯一可取的方法。但這個方法的前提是香港人要團結，而這個前提很難實現，因爲北京本來在香港就有極大的影響力，其支持者在香港提出種種反對政制改革的不同意見，然後北京可以說香港本身意見紛紜，缺乏民主改革的政治條件。這樣一種統治者的立場通過民間代理人「循環再用」的手段，可以使香港的民主希望永遠是鏡花水月。

總的來說，民主運動在過去幾年是壯大了，但政權以更大的力量來遏止民主運動的發展。雙普選是遙遙無期，但香港人不會因此與北京決裂，而由於北京在香港的工作，香港人亦不會團結一致向北京爭取民主。在這形勢下，民主派應該怎麼辦？

民主派要反思的是：爭取普選爲什麼？除了體現每一個人平等的政治權利外，亦

是爲了減低「壞政府」出現的可能。所以 1980 年代新生民主運動是以社會運動活躍分子爲骨幹並非偶然。他們最初是不滿港英的施政，後來就是爲了防止回歸後出現「壞政府」。

回歸後，特區政府長期管治失效，所以民主運動能夠壯大，這亦不是偶然。而北京明顯地汲取了董建華政府的教訓，現在極力鞭策特區政府提升管治質素，以減少社會矛盾。而曾蔭權的管治能力確實比董建華高，加上經濟發展好，社會怨氣大大減少。

事實上，民主派也不應該寄望特區政府做得差才是自己壯大的機會。民主派應該做的是致力不懈地監察政府的施政，回歸社會運動，使市民相信我們不止是空喊民主口號的一群，而是時時刻刻推動社會進步。80 年代也是香港經濟欣欣向榮的黃金年代，但並不代表沒有社會矛盾、沒有不公義的情。當年社會運動中的活躍分子就是因爲多年在社會事件中辛勞耕耘，在後來的選舉政治中就有市民支持的基礎。

今天有相當大批的專業人士民主派是在民主爭論中投身政治，早期的社運活躍分子亦因爲進入議會而側重了政治工作多於社會運動，因而使民主派與近年衝擊社會最大的一些社會運動有一定距離。這是需要深刻反思和檢討的。民主派要長期打算，有需要回歸社會運動，在民主運動以外建立更多的市民支持，以利於監察政府，以利於爭取團結社會更多人支持民主政制早日建立！